



寻女32年 “小罗”成“老罗”

奔波十余省份,散发数十万张传单,罗传辉盼望父女能相见

“只有找到她,我才能停下。”罗传辉穿一件条纹衬衫,微微驼背,手提塑料袋,里面装有一沓寻亲启事。从1990年女儿罗妙荃失踪,他押上人生最宝贵的32年苦苦寻女,不止一次流泪请求知情者“开恩”,说出孩子的去向。

开始寻亲时,罗传辉是26岁的“小罗”,如今已是年近六十的“老罗”。32年,他奔波跋涉,在十多个省份张贴、散发过数十万张寻找妙荃的传单,盼望老天开眼,其中有一张能被女儿看到。“妙荃失踪时6岁,知道自己是深圳人,也记得父母的名字。只要她看到信息,一定能想起来。”罗传辉说。



■罗传辉印在寻亲启事上的电话号码,32年来从未更换过。

春节返乡团圆,女儿莫名失踪

1990年1月30日,大年初四,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(现为秋长街道)一个名为白石洞的村子洋溢着喜庆气氛,尤其是一户赖姓村民,因为远道而来的女儿、女婿及外孙,整日欢闹不停。

罗传辉就是赖家的女婿,他和妻子、一对儿女一起,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昔安村赶回白石洞妻子娘家省亲。当天早晨,孩子的母亲独自走亲戚,她的“小尾巴”,6岁的罗妙荃发现妈妈不在家,就去院外的草坪和几个新结识的小伙伴“过家家”。

当年,罗传辉是深圳市某机关单位办公室科员,在亲戚眼里,26岁的他乐观开朗,见多识广,颇得老丈人赏识。“妙荃在外边玩,我跟老丈人喝茶聊天,到中午吃饭的时候,才发现女儿不见了。”罗传辉回忆,当时翁婿两人都乱了

阵脚,连同家族十几个成年人四处找寻,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。

有人告诉罗传辉,看到同村的一个女人牵着妙荃的手上了山路。“我们赶快跟着上山,在果园遇到两个外乡人。”罗传辉眼神飘忽,仿佛回到32年前的现场,他接着说:“两人都有50多岁,根本不承认见过我女儿。亲戚跟我说他们是在白石洞村种菜的农民,也是本省人,其中一人姓陈。”

有人说,听到山上传来孩子的哭声。罗传辉报警后,警方去白石洞岭对面的小山勘察,发现了妙荃衣服上的扣子和陈某的外衣,但陈某矢口否认,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,整件事情陷入了僵局。

那一夜,村里200多人自发搜山,他们手持火把,大声呼叫,然而回应众人的只有呼呼风声。

丈夫离职寻女,妻子打工养家

女儿丢失那天穿着父母为她精心挑选的新裙子,黑底白花,胸口还有卡通贴图。“掉落的纽扣是裙子上的,是谁带妙荃上山了呢?”对此疑问,罗传辉用十多年时间去追寻真相,他一直怀疑是本村人和外乡人里外勾结,拐带了他的女儿,“但我没有任何证据,只能去求他们告诉我孩子的下落”。

同村的妇女坚持最初说法——没有牵妙荃上山,更没有参与任何拐卖儿童的事情。“我踏破了她家的门槛,但她从不松口。”罗传辉叹息道,如果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好一些,再多留些日子,结果也许不同。

妙荃的弟弟当年只有两岁多,妈妈一直在家照顾孩子,没有任何收入。女儿失踪后,失魂落魄的夫妻在惠州守了两周,但毫无线索。“水库的水抽干了,山里每一寸土地都搜过了,找不到。”罗传辉说,当时他只能带妻儿返回深圳,他还有一份养家的工作,不能放弃。

“女儿在哪里?是不是在受苦?她没能力找我,只有我去找她。”罗传辉想念着女儿,无法排解,于次年离开岗位,踏上寻女之路。

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贵州、云南、山西……因为丢了妙荃,罗传辉一走遍。

妻子毫无怨言,她把儿子送去幼儿园,默默扛起打工养家的重担,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对女儿的爱和思念。

寻亲道路,步步难行。罗传辉印了很多寻亲启事,附有妙荃的特征——圆脸短发,内脚踝有疤痕。然而茫茫人海,他发出去的寻女单页如泥牛入海,不见波澜。他不舍得花钱住好一点的招待所,常常栖身在交通干线附近的大车店,拜托同住的司机、小贩或者根本不明身份的人分发他的寻亲启事。妙荃丢失后,罗传辉省吃俭用买了一部手机,印在启事上的电话号码,32年未变。

警方立案侦查,无奈缺乏证据

和其他遍寻不遇毫无头绪的寻亲家长不同,罗传辉在2017年——妙荃失踪的第二十七个年头,得到过可信度很高,也很有价值的线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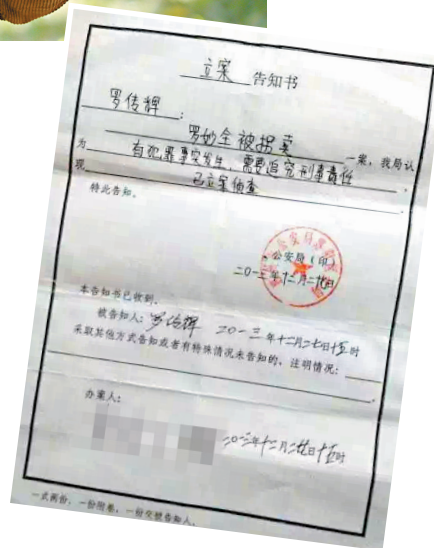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,罗传辉寻女未果,陷入了思考。他认为,妙荃是在村里失踪的,当时警方调查的几个人肯定知道内情。于是,他独自回到白石洞村打听,了解到那两名种菜的外乡人,在妙荃失踪半年内先后离开。

罗传辉千辛万苦,找到两人的户籍地。

“他们是梅州人,嘴巴都很紧。”罗传辉说,陈姓男子住在梅州市五华县,“我每个月至少在五华待20天,买礼物,找中间人,只想求他们‘开恩’透露妙荃的下落。”他眼眶泛红,说:“就差没有下跪求他,我向他保证,只要告诉我孩子在哪里,我不报警不追究,还要感谢他。”但陈某坚称“没有见过,不要再来了”。



■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为妙荃临摹的画像。



■警方的立案告知书。

罗传辉不肯放弃,连续数年“守”在五华,直到2017年陈某去世。令罗传辉惊讶的是,陈某的儿子在警方坚持不懈的询问中,终于吐露事情。“妙荃失踪后在他家里住过几天,最后被两个人带走。”罗传辉后悔极了:“肯定是我的方法不对,为什么没有在人贩子去世前问到有价值的信息?”

一份警方的立案告知书显示,在经过大量侦查工作后,警方已将罗妙荃被拐卖一案认定为“有犯罪事实发生,需要追究刑事责任”的案件,但是,当年目击者和涉案者多已离世,仅陈某的妻子在世,但她对妙荃失踪的事一问三不知,坚称与自己无关。

妙荃的爷爷奶奶终未熬到与孙女相见的那一天。“为了找女儿我常年奔波,老人去世时我也不在身边。”罗传辉说。

罗传辉发布的每一条微信朋友圈都与妙荃有关,其中有一张画像出自山东省公安厅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之手——小方脸,攒着眉,眼睛与爸爸罗传辉很像。“我还在找,总有一天,我们能相见。”罗传辉说。

能相见,是“老罗”继续走在寻亲路上的精神力量。